

# 烟烽上寨



# 寨上烽烟

林 予 著

湖 北 人 民 女 子 社

# 寨上烽烟

林 予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875印张 1插页183,000字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10106·789 定价：0.53元

##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写驻在西南边疆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帮助阿佤族修建高山湖水利工程时，在当地人民的协同配合与支持下，与国民党残余匪特所作的斗争，反映了阿佤族呼克拉部落在解放后的巨大变化和边防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作品对阿佤族头人的儿子岩火龙、我军连长陈胜才、指导员杨力清、军医李菁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对兄弟民族淳朴、坦率的性格和边疆景物的描绘，都比较真实、生动。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现经作者修订重版。

## 目 录

|                    |     |
|--------------------|-----|
| 民 歌 .....          | 1   |
| 第一章 僻远的部落 .....    | 2   |
| 第二章 来自山外的人们 .....  | 44  |
| 第三章 湖光山影并不平静 ..... | 75  |
| 第四章 岩火龙出走 .....    | 108 |
| 第五章 两地相思 .....     | 148 |
| 第六章 归来 .....       | 197 |
| 第七章 山寨被风暴摇醒 .....  | 230 |
| 尾 声 .....          | 276 |

## 民 歌

隔山背水路程远，  
哪个认得我阿伢？  
壕门要关得牢啊！  
阿伢会管阿伢家。  
牛血滴在荒地上，  
日后种籽就发芽，  
土地又甜又发香，  
菠萝芭蕉一挂挂。  
生活原来象黄金，  
可恨歹人害阿伢，  
兄兄弟弟变仇人，  
兄弟和兄弟打架。

.....

弩箭再莫动弹啊！  
自家莫杀害自家！

——录自阿伢人的歌

## 第一章 僻远的部落

---

残冬并没有给亚热带的山区留下寒冻的影子。山，依旧是青翠的，松林一片碧绿，冬棕的叶子蓝得发黑，漫坡的青草绿茵茵，远远看去宛如绿色的毡子，阔叶边上长刺的棕榈树仿佛要与天空比高低似的，在树海中永远茁壮地探出它出众的枝杆。山涧，照旧叮咚作响，往往伴着阵阵的松涛声，交织成一支耐人寻味的乐曲。各种各样的鸟儿：布谷、杜鹃、香秋鸟、鸚鵡以及云雀和啄木鸟早就耐不住性子，展翅飞翔，纵情歌唱了。而春天，就在这种分不清楚到底是冬天还是春天的季节里，迈着她静悄悄的步子来到了遥远的南方边区。

没有冰，也没有雪！部落里阿佤人的茅屋顶和柴垛上，只是在最寒冷的季节才会铺上一层薄薄的白霜。现在，二月天气，正当北方解冻的日子，山区的春风却已经醉醺醺地有些灼人皮肤了。倒是春天的雾水提醒了阿佤人：串山打野的日子过去了，纺花做统裙的日子也过去了，现在该是真正的播种的日子。早春的雾，——好大的雾水啊！漫天覆盖而来，好似一张无边的幕幔！半个上午，山寨和峰峦都沉浸在雾海里，即使在晴天，太阳也总是十分迟缓地爬上高入天际的山

白色的光来！

早，呼克拉部落的头人阿朗强<sup>①</sup>很早就醒过来了。柴咳嗽似的劈啪作响，快烧成灰烬的柴片发着暗拂晓时分，银子般的曙光已经从竹墙的孔隙里悄悄楼里来了，屋内还沉浸在恬静而懒散的、夜的氛竹墙，传来儿子和儿媳沉重的鼾声。老阿朗揭掉毡子，吃力地翻动着硕大而有些笨重的身子，好一会，望着地铺上铺着的一块带有白色斑点的、虎皮。时而，摸弄着那生得又厚又密的被他自己称胡须，撅着嘴，朝虎皮哈气；一面伸出多筋的手下地抚摸着虎皮上被吹得煽动起来的长毛。这块朗入眠的虎皮，还是他年轻时狩猎得来的。那时，既不象现在这般臃肿，腰背也不象这般弯曲，真丁我滋基驹透的汉子！从他继承了部落的阿朗这个位置起，番种和秋收的季节，连阿朗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也许三十五年，在这一长串征战而动荡的自己的竹楼下埋葬过自己年轻的妻子<sup>②</sup>，在自己的竹楼里，为了儿子岩火龙的娶亲剥过牛，而后见到孙子爱珊的出世。……竹楼倒塌过、被烧过，又重新好几次搭盖起来，每次都搭盖得与原来一模一样。老阿朗近来却日益感到自己的精力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了。……

他把身子挪近火塘，投入了几片劈柴，火光亮起来了；

① 阿朗，阿佤语，即头人之意；阿朗强即名叫强的头人。

② 排角是阿佤人称牛的两只角，看去端整得象是平排而生的。

③ 阿佤人家遇有丧事均把死尸埋在竹楼下。

壁上吊着的腰刀被映现得闪闪发亮，一缕蓝烟从一排被烟尘染得发黑的牛骷髅。靠竹篾墙脚，高竹水筒、竹酒罐整齐地排列着。老阿朗张开密密层，了皱纹的眼皮，狠狠地揉着惺忪的眼睛，在屋子里四什么，一眼瞥见篾箩上横搁着的弩弓和竖插着的明晃晃枪，——这些自己靠它种地、狩猎征战，相伴自己度过清日月的器具，在他年老的心田里再一次掀起了深沉的回忆。他无意识地从壁上取下腰刀，顺手端起地铺边一块当凳子用的木头桩，轻巧地，一下又一下地削着、刨着，心里喃喃自语：“是啊！可要好好想一想哩！”

鸡叫了，开始也许只是爱布弄老爷爷家那只大红冠雄鸡的嗓门所唱出来的，而后，此起彼落，整个部落有数的几只雄鸡都啼叫起来。竹楼下的牲口圈里，牲口别别地甩着尾巴，看来也耐不住长夜的寂寥呢！

隔着竹篾墙的里屋悉索地响了一阵，一个年轻妇人走了出来，显然，她满头乌黑发光的头发还没有经过料理，一丝丝地搭盖在前额上，腰间一簇黑色的藤圈和胸前的银质小琐片随着她身子的挪动而晃荡作响，一双古铜色的、健康的大脚从统裙下面裸露出来，每走一步，竹楼就吱呀地响一声。老阿朗看了一眼女人：她那炭条似的双眉底下藏着一对野鹿般明亮的眼睛。突然，老阿朗心里交织起一阵不舒快的感觉：“哼！这个女人呀！真真实实把岩火龙给缠住了，睡得有多香啊！嘴边还留着梦涎呢！”他朝媳妇打量了一番，问道：

“岩火龙还在贪睡？耶娃，你们……”他还想再说什么，却咽了一口唾沫没有说下去。

“他半夜才回来，说是到大牙寨借谷种去了。”耶娃说罢，甩了甩头发，就忙着张罗起来。她提着竹酒罐往里屋去盛满了水酒，递给公公，又为公公的铁盒子里装上了槟榔果子<sup>①</sup>和烟草叶。等到阿朗强一边嚼着槟榔渣，一边卜鲁卜鲁地吸着竹烟筒的时候，她就把一只沾满绿色铁锈的罗锅放在火塘上的铁制三脚架上，朝火塘里添加着劈柴，趴下身子，朝火塘噉噉地吹着火势。不一会，锅里的青菜糊糊和包米饭就被热水煮得噉噉地响起来。

阿朗强默默地望着媳妇的操作，当耶娃趴着前半个身子，伸着脖子吹火的那阵工夫，颈圈一片雪白的皮肤和整个健壮的体态一霎时间仿佛都在火光中微微地跳跃着。“呸！这个又能干又漂亮的儿媳呀！总不见她老，总不见她憔悴！”阿朗强不住地想着，直到耶娃提着竹水筒出去背水之后，他还在怜惜地暗忖着，“岩火龙呵岩火龙，我唯一的儿子，为什么你额头的皱纹却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呢？”

阿朗强把这些乱糟糟的、简直教他自己细细想来也会觉得很可笑的念头一下子都扫向脑后去，便匆忙披上了那件自己心爱的、牛皮制的背心，挎上长腰刀，扎好红布包头，任谁也没招呼一声，只是自己心里说着：“我应该先去好好地看一看！”便拉开了竹门，心事重重地走出屋去。

他匆匆走到竹楼下面的牲口圈，解开了一匹黑色的牡马驹子，拉着缰绳把马拉出来，马驹子轻轻地踢着蹄子，伸着嘴朝主人十分懂事地嘶叫了两声，便横着身子，还微微地弯

---

① 阿佤人多将槟榔、烟丝和石灰搅拌着放在嘴里咀嚼，成为一种食料。

曲着两只后腿，让阿朗强一跃而骑上马背。

整个部落一片寂静。远处的山峦和近跟前的柴垛、牛角似的木制剌牛桩<sup>①</sup>都被无边无际的春雾包围着，连远近都分不出来。马驹子迈着细碎的步骤，得得地朝寨子里狭小的泥路走去，走近寨口一幢孤独的竹茅屋前，一个人影探出身来，阿朗强有些疑惑：“谁呀？这么早就到木鼓房来？”说着，勒马走近茅屋。

“哟！我说是谁？这么大清早的，阿朗，你哪里去？”说话的人立在两只大树挖空腹部作成的木鼓<sup>②</sup>中间，木鼓横搁在两块石头上。这人见了阿朗强便放下了手里执着的大木槌，从两只木鼓之间走上前来：“阿朗，这阵该要钻地下种了，可得早些喊大伙起身上山呢！”他的脸孔在黎明的灰暗中还看不清楚，讲话时，几粒金牙齿却忽闪忽闪地发亮。“阿朗，你哪里去啊？”他极其殷切地又问了一遍。

“埃勃铁匠，你莫管！”阿朗强说罢，勒马朝寨壕奔去。

竹子，成丛的竹子弯下它的枝梢，仿佛要把山寨隐藏起来似的，覆盖着一条环寨而挖掘的泥壕，阿朗强在寨壕边一个很难教外来者察觉的隘口旁下了马，——这就是壕门了。壕门是一块没有缝隙的、完整的粗木头做成的，门上装着粗大的木栓，上面吊着沉甸甸的铁链。阿朗强正要动手去拉木栓，没想到铁匠埃勃从自己身后伸出一只手臂，猛一使力就抢先把木栓拉下来了，接着又推开了壕门。

---

① 剌牛桩是木削的，削成牛角状，阿佤人每杀一头牛，都在门前竖立一个这样的桩子。

② 木鼓在阿佤部落鸣于祭祀、集合人们等等场合。

阿朗强赞赏地望了望埃勃，就牵着马缰走入了寨壕。

出了寨子，阿朗强骑上马，马驹子就在山中小道上快跑起来。晨雾把路面搞得灰蒙蒙的，阿朗强极其熟识地勒马一直朝山坡而行。不大工夫，他在一围石壁前下马，把马缰拴在一棵榕树上，自己就攀爬着，走上了石壁，钻入一丛树林。在树林的尽头，终于看见了著名的高山湖！岩石象湖壁那样，把湖水围成了一圈椭圆形的湖面。湖的四周，盛长着挺立的松树、榛子树和栎树，它们在春季里一律出落得青苍而泛绿，现在，它们正把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湖波上。晨风偶尔吹落几片叶子，无声地掉在水面上，就象怕触痛平静而光滑的湖水似的，只在湖面上轻轻地泛起绸子般的涟漪。启明星在蓝得发黑的湖水里闪烁着、跳跃着，……

阿朗强在湖边一棵树底下坐下来，解开包头巾擦了擦汗，敲着打火石，燃着了一根干树枝，吸起水烟筒来。他竟是这般呆呆愣愣地望着娴静的湖面，不时捋着胡须，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在阿朗强的记忆里，这是一潭浸满了阿伧汉子鲜血和姑娘、妇人眼泪的湖水！

还是在阿朗强做娃娃的时候，就听得老辈子说过，有朝一日这潭湖水会象银子般的流到部落里去。那时，部落的日子就会大变，再也用不着钻地、烧林、种旱谷！那时，部落要象远隔重山的汉人那样，用水泡田，种大粒的、金子样的谷子！“那可真会是黄金样的日子哩！”爷爷曾经很多次感慨地向年轻的阿朗说过这样的话，至今阿朗强都还记得起来。可是，爷爷说着就叹气了：“这种日子是容易来的么？高山湖壁

的花岗石，刀砍不入，锄挖不动，要人工开湖，万万莫想！要盼开湖，只有等到大龙东游归来，尾巴扫过湖面，昆塘就再世啦！昆塘是老早教我们阿伢安寨子、盖房子的老人，他会教我们把湖水引到部落里去！”“爷爷，昆塘什么时候再世啊？”阿朗强好多次这样问起过，可是，直到爷爷去世也一直没有得到过一次满意的答复。

盼望的日子没尽没头！阿朗强的头发已经花白了，高山湖水却仍然一滴也没有流进部落里去！年复一年，阿伢人差不多烧遍了山林，用镖枪戳着又干又硬的土地，把谷种播入旱地，年年过着莽子粑粑糊不住口的日子<sup>①</sup>。而湖水——这潭阿伢人世代盼望的湖水，徒然教人空怅望！只是每当部落里有婚丧喜事，举行盛大剽牛的日子，人们才选派精壮男人背着大竹筒，上山来把湖水取回去，泼在鲜血淋漓的牛肚上，倒入每一个节日参与者的竹碗里，象喝酒似的，舔着舌尖，珍惜地饮着。“好清凉的湖水啊！”阿朗强和人们一样，也很多次赞口不绝地饮着甘露似的湖水。

平静的湖水却掀起了伤心的浪花！

那年，隔山的大牙寨里，从境外来了一个穿着一身黑长衫的外国撒拉<sup>②</sup>，撒拉颈上挂了一个银子做的“十”字牌牌，鼻子上架着两片玻璃镜子，逢人就微微躬腰，嘟噜些什么主呀神呀阿伢人完全不懂的话。撒拉象魔鬼一样缠住了大牙寨

---

① 砍树烧山，而后戳洞下种是一种带原始性的刀耕火种。这种耕作方法很落后，产量也极微。但兄弟民族区有一部分人仍保留这种耕作。

② 撒拉即阿伢语牧师之意。

的埃砣长爷<sup>①</sup>，送给埃砣长爷几袋花钱(云南银币)和一只哔哔响的唱曲子的机器<sup>②</sup>。开始，撒拉象是要到高山湖拾回他的灵魂似的，成天带了一只小铁盒子<sup>③</sup>，在湖边转来转去，转呀转的转个没完；还常常打开铁盒子，拉出一块圆圆的玻璃镜子，放在眼皮上，朝湖边一次又一次的瞄着。而后，埃砣长爷就变得喋喋不休起来，竟至蛮不讲理了。常常领着他们寨子的人，当着部落里牵牲口到高山湖去饮马的娃娃们破口大骂：

“你们为哪样跑到我们的湖水里来饮牲口？”

而后，呼克拉部落有人上高山湖边砍柴、伐木也遭到了大牙寨的阻拦和责骂：

“湖边的森林是我们的，好个不要脸的呼克拉哪！哪个再敢乱砍，我们打断他的腿！”

有时，咒骂是十分恶毒的。

在阿伧人的山歌里，讲得既清楚又明白，大牙寨是呼克拉部落的祖先分出去立寨子的。“哼！忘本不认先辈啦！”阿朗强难于容忍地嘟噜着，竟至日夜磨起他的长腰刀来了。事情发生在秋天，部落里尝新谷子的时候。举行了剽牛大典，几个上高山湖背湖水的青年汉子却叫大牙寨事先埋伏下的猎手给掳了过去，阿朗强至今想来，心头都不得平静。在闻得恶讯的那片刻，他挥动着红布包头，用他年轻有力的胳膊从刀鞘里抽出了闪光的长刀，一跃跨上战马，声嘶力竭地叫喊：

---

① 长爷系阿伧族民族上层中的一种官阶。

② 此处系比喻留声机。

③ 此处系比喻照相机。

“兄兄弟弟！都随我冲到大牙寨去！”

格斗就这样发生了：烧寨子，砍人头！那一个白天和黑夜，山谷里，满是刀光箭影，人们象被火烧着了一样！……事后，两个古老的山寨差不多变成了灰烬，增添了成批的寡妇和孤儿。当人们重新搭盖竹屋子的时候，年轻的寡妇用藤条背着失去父亲的孩子艰难而无力地掘着泥土、削着竹子。这时，人们仿佛才第一次注意到妇人们噙着泪水的、哀伤的脸孔，不禁深深地绞痛了坚硬的心肠。——这，这是为了什么啊？……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年轻的一代差不多对这些古往的事情全然无知，那些与阿朗强同时跨马征战的人们也先后被埋葬在竹楼底下；仇恨被漫长的岁月洗刷、冲淡了。阿朗强每每望见这一潭平静的湖水，却总不能不勾起伤心的往事，用他沙哑的嗓音，哼着那段古老的歌谣：

.....

生活原来象黄金，  
可恨歹人害阿佻，  
兄兄弟弟变仇人，  
兄弟和兄弟打架。

.....

特别是近些时日，人们又提起这潭湖水的用处来了。人们跑到寨坡头解放军连队的营房里，央求着解放军帮助炸开高山湖，开水田。前天夜里，连队的指导员，——那个瘦高个的青年人来找阿朗强。他说：“阿朗，大伙炸湖开水田是件好事，我们愿意帮助人力、物力，这阵，得看你老人家的主

意了！”阿朗强瞥了那青年人一眼，一声也没吭。——话可是不错啊！谁不知道这是件想望了多少年的好事！可到了要阿朗来拿主意，也就是说，他这头人一句话，整个部落就要跟着话儿跑，这种时候，阿朗强又想到了过去，犹豫不定了。

两天来，阿朗强不多言语，任谁也不答理，只是独个儿盘算来盘算去。“也许这帮军队确是好吧？”“唉！人心隔肚皮，谁又晓得他们心里的事哩！”夜里，他伸着手指划肚皮，成百遍地自己问自己，却得不出一个结果。

这天清晨，阿朗强也正是为了排开这些杂乱如麻的思想，才独个儿跑到高山湖上来的。……

阿朗强久久地呆坐在湖边，姗姗迟来的朝阳已经拨开了云雾，把它柔和的光线投射在湖面上，湖水变得越发光泽而眩眼了。一只鹭鸶展着轻盈的翅膀，滑过湖面，仿佛在水波上轻轻地停立了一会儿，就又朝对面的松林里逸去了。湖水静悄悄地抱吻着投落在自己身怀里的山影。阿朗强最后从树底下支起身来，沿着湖边蹒跚着，心里还在不断地想着：“等一等，等等看吧！这可不是一下子就好决定下来的事体啊！”……

## 二

岩火龙和他的妻子耶娃带着孩子爱珊来到播种的荒山坡上，已是晌午时分。灼人的阳光洒满了漫坡，不久前才被烧过的荒地泛着一片焦黑色，几棵秃树桩在被砍伐了树干之后，仍然孤零零地突出在荒地上，火舌曾经严重地伤害了它们，以致现在那儿被烧得焦黑的树桩，看来就象几具骷髅似的。

漫坡被干燥的风卷起一股焦炭味，还夹杂着苦艾的、热辣辣的滋味。

这块倾斜的荒地是不久以前经岩火龙和他的妻子开垦出来的。他们曾经把山坡上的树木砍倒，把杂草锄尽，最后又点燃着火把将荒地烧了一遍。现在，在这一块今年全家赖以生活的山地上，该是开始播种的时候了。岩火龙把镖枪撂在地头边上的一棵野芭蕉树下，解开包头巾擦着额上大粒的汗珠，两只深陷进眼眶里去的眼球突突地朝远处的山坡望去。从那里，正传来“哐！哐”的伐木声，另一处坡地上却正被燃烧得火光熊熊，火舌和浓烟舔着瓦蓝的天空，看去象一张彩色的图片。他的身材显得十分魁梧，并不很胖，浑身的骨骼和肌肉却充满力量；脸庞黧黑而瘦削，前额上的一块刀疤几乎扫掉了半道右眉，深邃的目光常常象两团火似的，格外给他增添了一种粗犷、悍直的气息。现在，他赤裸着上身，下身围着一块黑布兜，腰间扎着一条携带什物的带子，两条粗壮的胳膊叉着腰，就象很多阿佤青年一样，呆呆地朝什么地方凝望着。

“哈！我们干到头里去了！”好一会儿，岩火龙才狂喜地侧过身来朝妻子说，“那边山坡上人家才只伐木、烧林呢！我们，”他一下子抱着妻子的双肩，“我们要开始下种了。”

正在从竹背箩里取着什物的耶娃，仰着脖子，半睁着眼睛，从她那刷子似的黑眉底下望了丈夫一眼，淡淡一笑。岩火龙立刻感觉到了，这是妩媚的而又带着哀伤的一笑！

“你笑什么？唔？”

一只香秋鸟“啁啾”地叫着，低低地掠过天空，翅膀擦着